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四十六

明　楊士奇　撰

哀辭　祭文　祝文

彭百鍊哀辭有序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敓無厭也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

者把持謼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閧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跽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旬浹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過快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去使者遥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

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索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家妾者謂挾制縣官放免百夫長温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聯書姓名為據蓋衆老實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

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勿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鄙不變以是滋名怨其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桅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盜出縣帖復追鄉二

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温彥琮者百鍊姻家素窶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具牘閱之具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

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百鍊適遇寛恤之令得内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媕婀玩愒其所歴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寛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

口故卒之日京師搢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
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
雖百鍊為人素於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
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為述
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
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惇厚率民于道亦資正言裨
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

肆厲為下斧斨狸以牧鷄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乎匪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罟善者墜穽直者群忿邪者衆説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避逅譽毁得喪奚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柰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朱文真哀辭 有序

贈中書舍人朱君文真初家蕭山之西陵幼孤暨長遭兵亂奉母携弟妹走杭之海寧遂家焉以孝友見重於

閭里海寧之故家湯思賢之妻以女而納贅壻焉文真
性資淳實務義恥言利不治生産而篤於教子嘗諭之
曰惟詩書可以殖家他不足恃也吾不幸少遭亂離失
學若生際治平而不勉可乎年六十有四卒配湯氏有
淑德具妻道母道皆可稱後文真之卄二年亦卒年七
十有四後五年子祚以文學起家為中書舍人又四年
用祚貴制贈文真徵仕郎中書舍人湯氏孺人祚令陞
翰林脩撰慟父母之不逮祿養也求余為辭以泄其哀

余憫其情為之辭曰

璞韞于山兮卉木承其輝潤士隱于下兮德善昭其譽聞猗嗟文真兮存隱而沒揚其隱幾時兮其揚則長懐養兮而無已爰作斯辭兮慰其哀子

禮部尚書張公哀辭有序

吾友邢臺張公諱瑛字子玉由學官擢給事中是時宣宗皇帝初出閣太宗皇帝命吏部選近臣行止端慎語音明正者以侍講讀尚書蹇公舉公上名見喜遂命入

侍講説詳明辰入申退恭勤不懈有常度宣宗皇帝正
儲位陞春坊左中允禮遇益加上既嗣大位進左諭德
尋改司經局洗馬遂陞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參
預密務寵賚特厚歲餘陞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脩兩
朝實録與充總裁車駕廵邊特命重臣守北京公預焉
無幾改南京禮部尚書屢有建白多見聽納嘗入朝以
侍從舊臣顧問再三深荷褒錫未幾宫車晏駕遂還南
京又明年公以疾不起春秋六十有二公為人寛厚夷

坦雖位高祿豐不見崖峅與人交樂易上或有所顧問能別是非以正對於公務不避勞勩於乎惜哉其子祥來求墓道之碑適余病不能乃屬祥改求已而余病稍間念不可於公終默葢公為給事時於南京居相隣時相往還宣德中在館閣實同職任忍以衰病而忘老友遂為辭以哀之辭曰

於乎張公内夷外豐發軔逢掖爰奮顯庸初正皐比遂進螭陛帝命是紀敬恭劼毖龍潛未躍養德聚學簡儒

命賢入侍講讀權與屬公公秉厥誠厥後烝烝隨龍以
升桂芳詞垣以翔以騫遂參宥密遂兼代言遂陟宗伯
厚祿崇秩朂厲報施敢遑暇逸餔康所咨弗迕弗隨正
直之持罔有疾疵公於為臣克勤克慎公於處友不易
厥信於乎張公於我孔厚昔也隣比今也寮友睽離幾
何而遽長終述辭寫哀於乎張公

施脩撰哀辭

正統四年三月上臨軒策士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

翰林脩撰蘇之吳縣施槃也余時歸江西得廷試錄閱之良喜蓋非獨為施氏吾友侍郎周君恂如之巡撫三吳也作意興學初吳縣學舍隘陋且弊周君撑勝從而新之小人不憚者造誣謗之周君如罔聞且益選民俊秀充子弟員其中而槃與焉至是亦為吳學與周君喜也無幾余北還道淮安槃父遵道棹小舟迓余雖初識之而重其有子也執其手賀之遵道曰非走之能父也十數年前攜槃客山陽依羅氏以居羅之老長曰文振

特愛槃如子育之教之又求儒師授之經凡朝夕寒暑
事師禮皆出羅氏既冠以歸吳侍郎君於羅故嘗知槃
之為所愛也亦愛之遂得入學所以致槃有今日實
文振之德言既文振來迓亦於吾故也余為舉遵道之
言文振曰槃令質夙成固施氏有先德鐸何預力余竊
歎遵道之弗昧人德文振之不居其功非皆君子人乎
余既至北京日與槃處槃字宗銘濯濯乎其資也秩秩
乎其儀也坦坦乎其存也孜孜乎其學也顒顒乎其於

職務也旦暮率在公其志端且鋭而於余久益親余固遠大望之一日得寒疾同官悉往視之則醫已投補劑不勝困矣衆更為求他醫兩醫欲下之一醫持不可宗銘拒不聽竟從下者既下之又明日竟卒五月廿六日也年二十有四無子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而始終經紀喪事者編脩徐瑾行人吳惠嗟乎宗銘之不幸非命也夫不然何以其臨絶所遇之屢左也余故為之辭哀之辭曰

其稟之良兮其履之莊兮既奮以升兮噫桂林之英兮含輝而揚馨兮何霜霰之奄零兮噫氣清其弗長兮抑諆夫之匪臧兮固定命非人之所能兮噫

孫曰儉哀辭

豐城孫曰儉翰林編脩竹軒先生之第四子也先生有五丈夫子皆脩於文行長者守桑梓而四子皆出仕仕者余皆識之而最後識曰儉溫溫乎崐岡之片玉也濯濯乎桂林之一枝也時舉縣學訓導命未下遽聞卒於

其兄曰恭之官舍余甚悼惜之及見曰恭所為志墓之文及哭弟之詩辭纏綿悲愴不忍讀也故亦作辭哀之辭曰

抱清淑兮秉義仁服廉潔兮被綉文規與矩兮是循車始駕兮遽仆輪嗟乎哀哉兮理其可詢

陳智仲哀辭

余讀亡友胡文穆公所為天台陳智仲甫墓志蓋作而嘆曰士不幸有所抱負而遭時孔棘不得以效諸用或

雖用而不盡其長卒至鬱鬱乾沒者固自其命其亦可以為世道惜也歟如陳智仲甫其才與其所志豈常流者哉然纔及展其分寸而遽退伏以至於老死則吾所為惜之者要不獨以為智仲甫也智仲甫諱好智其曾大父大父大父皆已仕智仲甫資貌魁梧有膽畧讀書通大義而剛毅廉明不撓於勢利元季冦盜充斥江淛帥府聞其才辟為紹興長樂廵檢察捕有方畧盜無敢入其境者而境内之羣不逞皆奔走斂避不復見踪跡積功

至防禦義兵萬户府副萬户其志固將有所見于世也
而元政日益紊遂去歸養其親不復有仕宦意智仲甫
居家篤孝行於族姻鄉里周恩義窮乏者振恤之寒餓
者衣食之貧不能嫁娶死不能斂葬者皆資給之嘗有
五虎為患里中衆莫敢嬰者智仲甫親出盡殺之里大
旱衆禱不應智仲甫躬禱之輙應雖其潔身以去而惓
惓不忘及民如此是豈果於獨善自足者歟於乎使士
皆果於獨善自足世亦何所望乎士哉智仲甫年七十

卒其子宗淵今為中書舍人又欲見之吾文吾固已悼夫智仲甫之命矣於是為辭以哀之辭曰

洋洋川流其沃千里兮渟滀為淵爰潤及涘兮君子之德凡惟厥施兮施有弗閎匪余攸志兮嗟智仲甫德施無已兮命之弗猶匪余攸悔兮

祭文

祭王學士文

維永樂五年歲次丁亥六月癸未朔越十又九日辛丑

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翰林侍讀學士耐軒先生王公之靈而言曰夫死生之恒理世曷嘗以深悲何先生之云殁紛愴怳而惻悽振教鐸於賢關掌帝制於彤闈盛眷賚之光輝藹聲譽而四馳竟逍遥以全歸其奚憾之有遺惟衆人之顒望情有繫而難排曰安貞而有常執耿介而不移居素澹以自適養冲和以怡怡畜記覽於前聞亦浩博而無涯劌衝牙與珩琚鏘雅詠之協諧兹遽往而不旋斯衆懷之依依某託寮好之孔厚

復居室之相比帳遺言之在耳杳容色其莫窺睇錫山之崔崔戒明發乎靈輀薄陳殽而薦酒哀永訣於今茲尚饗

祭之宜姪文

於乎吾姪遽止於斯邪誠巳所自致邪抑命之所為耶於乎汝生當太平之世長際文明之運振聲華於高科遂游從於詞苑日食大官究覽石渠使爾益進所未至將方駕乎古人者皇上隆恩盛德將玉成於汝豈有涯

哉吾與汝父皆自幼失怙孤困貧苦以遂立身汝父壯而生爾爾甫數歲淳厚端慧粹然不凡吾兄弟深用喜幸以謂嗣世業立門戶者其將在爾爾之父母晝夜勞瘁勵爾學問所以教愛願望於汝者豈有窮哉汝今止此上負聖君下負父母於乎哀哉命也柰何吾諸姪惟爾最長篤學務義惟爾最良吾客京師越踰一紀朝夕賴汝左右慰藉汝視我如父吾亦視汝如子相親之日共期永久何意數夕遽隔幽明於乎哀哉果曷至此吾

常自考身後之事有賴者汝乃今汝以身後遺我於乎
命也吾復奚望在吾於汝情慟無已汝父汝母暮年衰
病遠隔二千里外朝夕思汝欲見不獲聞汝之卒慟當
柰何於乎哀哉汝弟鴆以汝喪及汝妻子歸故鄉明日
啟行吾奠一觴與汝長别再見之期其惟夢寐於乎哀
哉尚饗

祭兵部金尚書文

於乎公生際國家景運之興晚遇聖明之主列六卿之

位躋二品之秩總冡官之政務兼春官之輔弼委任之重恩寵之隆可謂極矣而春秋六十有三遽焉令終士生如公蓋超然特出者也然公既沒世而人思之不能忘者豈非其躬行之善著在人心非一朝一夕乎公之事上至誠悃愊職所當為鞠躬盡力惓惓丹衷未報恩德至於臨沒感荷益切公之存心惇厚平直襟懷坦然洞達明白公之於人寬恕隱惻恒務利濟不宿怨隙所存所施如此故不間貴賤聞公之逝皆錯愕愴怳不能

自釋而况同朝有年相知之深相好之密其不痛心盡焉者乎於乎哀哉永絶來覿過公之故居醻公之靈席公乎有知鑒我中戚尚饗

祭梁用行典籍文

惟靈有才有行士林老成遭遇聖明晚登侍近抱剛毅之氣持博雅之論鏘璆琳之詞振鍾王之筆展乎翰苑之華也比當三考言詣北京曾日月之幾時遽飄風而長逝某等叨同寮寀交好有年瞻對靈筵奠此盃醑於

乎疇昔之日尊俎談詠風流醖藉恍兮如夢傷心可言

靈其有知鑒此哀悰尚饗

祭金尚書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正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九日

壬戌具官某等謹以柔毛剛鬣清酌之儀致祭於故兵

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公之靈於乎公為國之重

臣縉紳之領率方踰耆指使之年曷奄然遽沒也公於

事上恭勤小心終始一致懇懇慎密也公輔儲君孜孜

盡誠知無不言言無不見悅也公之存心寬厚惻隱惓惓濟物也公之臨事度義而行柔不茹而剛不屈也公之胸襟坦夷平直無有町畦表裏洞達也所存諸心施諸事如此故無間貴賤皆聞訃而驚怛也况某等素同事而相契詎不心傷而慟切也瞻對靈筵幽明永訣聊薦一觴中焉慨慨也尚饗

祭畦樂先生文

維永樂九年歲次辛卯九月己未朔越三日辛酉姻家

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遣姪弼以清酌蔬菓之儀致祭於故畦樂先生梁公尊丈之靈於乎族姻老成凋喪殆空猗惟先生歳寒松栢鄉邦文獻逝者如許猗惟先生靈光在魯丱角從游童子請益融蒸披拂和風麗日六義有作鳴玉鏘金童子何知謂得我心凡厥有作傾倒恵告謂我小子庶幾可斆提携引掖期我深至駑蹇弗良慚負公意我仕於京寒暑十遷及公冢嗣玉署同官公來就養蒼顔白首歡言

從嬉謂昔未有無幾睽違恵問屢下孰知一旦忽墮凶計我聞初驚懷疑恍惚孰知竟然哀哉永訣於乎先生忠厚端潔博學篤行民之蓍龜士之凖繩家食于于豈曰在下有子奮庸道施丕著於乎先生玉蘊山輝珠潛川媚鄉有令德光昭當世指南不作冥行安之賢哲云謝後生何師我於先生匪直斯哀世好之故俾豚方來孰知先生遽此終古緘辭致哀以奠盃醑尚饗

祭陳孟京文

於乎自我外祖暨我舅氏晦跡韜光脩德累行以至於今日則夫掇高科都重祿享壽考者固於理之宜然匪自命而可必何在於已者可以勉而至而出於天者不可以強而得既登榮於進士曾未幾而遽沒豈理固有所難恍而命亦何可以詰耶於乎祿弗療貧年始踰壯渺鄉園於千里載靈輀以南上泣妻子於脩途慟老母兮在望行道者所慘目而酸鼻相知者孰不嗚咽而悲愴也惟我先毋實爾之姑母氏之故親好孔孚比來京

師益篤弗渝靡愆弗繩靡箴弗俞所期遠至豈直斯須我縻於公睽離幾許孰知此别遽隔終古病不往視行不出祖兄弟孔懐摧裂心腑緘辭致奠淚下如雨於乎哀哉尚饗

祭羅璪文

維永樂十二年歲次甲午五月癸酉朔越四日丙子鄉貢進士羅仲升以疾卒於京師其執友楊某屬病不能弔哭而仲升之柩将歸葬故鄉以廿一日癸巳啟行先

日特遣外甥康榮以清酌庶羞之儀祭之而哀以文曰
於乎仲弁其學將以掇科而致身其智將以審機而周
物其才將以濟當世之務其年曷未壯而遽閟於乎仲
弁子之命耶其非命耶子翹然而秀出也孰不望其凌
青雲而翱翔庶有立乎明時玆發軔其伊邇奄長往而
不來又孰不嗟惜而傷悲哉於乎仲弁父母六十而哭
長子子生五年而哭慈父老者嗚嗚幼者哌哌蓋行道
所不忍矧鄉鄙而親交者乎子來京師謂余執友往還

契好逾久逾厚云何一疾遽爾不救余病聞訃痛心疾
首子喪令歸弗遑送柩緘詞致誠奠此盃酒於乎哀哉
尚饗

祭楊長史霽菴文

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十二月乙丑朔十有八日壬午少
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宗人士奇以清酌庶羞
致祭於長史民服宗長之靈曰於乎民服違濶幾日一
疾弗治遽焉永訣死生恒理達者忘情而獨於子悲憤

填膺子學與文子志與材丹穴五采桂林一枝素履貞操氷清玉潔雖試弗閎中道摧折貪婪濁穢彼何人斯或富而貴而臻耄期於乎顔跖從古則有命之使然理胡可究於乎賢才治世之資凡人慟子夫豈為私矧我與子宗族之故聲氣實同相好有素於乎已矣來覿無期杳乎冥冥曷知我悲尚饗

祭馬脩撰文

於乎彥聲不見幾日遽爾永逝耶余病家居而聞子病

曾不信宿子之訃至矣人生而成也何其難及其亡也
又何易耶於乎彥聲君子觀人舉其大而棄其細論其
內而畧其外子之所存惇信重義秉執惟固莫之或敚
子之所言心無背異凡是與非表裏一致子於當行奮
罔疑畏不虞害傷豈憚勞勩直道而行惟巳之志若遺
外弗飭力儉以制雖或者不足於其細而知者謂不累
其大刱賢科之選嘗冠於群倫詞苑之華多歷於年歲
於乎彥聲孰不有死子雖死其何嘅余昔與子寮采相

契每樂詠古人之言真顔色而好心事如何死别奄及于是泣奠此觴悲惜無既尚饗

祭宗姪孫振文

維宣德四年歲次己酉十月廿八日辛丑東里居士之族姪孫振為其家不能忍事而與鄉人競訟累振客死於京居士聞而深悲之蓋悲非振所自致也遣家人往助棺斂衆十一月初七日己酉以庶羞牲醴祭之而言曰於乎振乎汝誠可愍汝本安靜心無嶮巇汝弟不臧

累汝至此亦汝之命夫復何言其安汝魂往歸故土奠汝此酒於乎哀哉尚饗

代英國公張輔祭彭士揚文

維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正月丙寅朔某日某甲子具官某聞彭士揚先生卒於鄉遂為位於先生之故居祭以清酌庶羞泣而言曰於乎士揚有德有材有文有學其在儒林崐山良璞昔奉朝命來為塾賔相見如故相與彌真萬里南交屢偕于邁書記所託篤勤弗懈士揚有

言必罄乃誠相益相好二十周星士揚蒙恩擢官太學曾不幾時疾疢為虐賜告南還送行頳止別未及期訃音隨矣追惟契誼歷歷平昔長往不旋寧不傷盡故字不易靈兮歸哉具鑒予誠歆此一卮尚饗

祭表兄持志文

維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七月癸亥朔越六日己巳具官某遣長男某具清酌庶羞致祭表兄持志先生之靈言曰於乎昔我先公同産四人不幸先公蚤見棄背我生

朞月何怙何知惟伯與姑愛我恤我伯父繼逝仲姑亦
沒伯姑耇壽皓首康寧善誨諄諄飭勵于肖惟兄與我
實共承之曾不幾年伯姑又沒姑子惟兄舅子惟我暮
年萬里跡遠心親如何一朝兄訃忽墮至親之故曷勝
其哀兄處山林安真樂善恬澹蕭散榮辱兩忘弟愚不
肖竊時寵祿毫分靡補憂惕日深恒懷乞身侍兄終老
兄不少待而遽棄予於乎哀哉抱憾何及緘詞致奠用
寫中情尚饗

祭兵部許尚書文

於乎許公發身儒科歷事三聖爰自螭陛佐鴻臚遂貳司空積有年歲孜孜奉職恭勤小心遠而南交近而鄉國秉軺宣德勞績孔多簡在上心進大司馬命書之下輿論翕歸夏官得賢邦政攸係如何踰歲奄告長終於乎許公坦易之資和厚之度閫疏練達有讓有容愛公重公在人無間矧於余輩相與尤親交好之情僚屬之義遽成永訣豈勝傷悲瞻對靈筵奠此盃醑追惟平

昔於乎哀哉靈其有知鑒此中懷尚饗

祭封少保黃思恭文

維公德性端和操履誠篤韞蓄弗施如玉在櫝有偉令子遭時奮庸歷事累朝褒封及公孤卿之秩殿學之職公實兼之寵榮隆極一品之祿望百之年玉帶錦衣白石清泉令子歸侍煇光桑梓天下顒瞻榮公父子一㕧全歸焜煌天恩俯仰千載如公幾人某等昔於令子嘗同寮家公朝南京屢親手栽自時暌違十年於今引領

東甌恒勞我心訃音遽來哀哉終古緘辭致奠隕涕如雨尚饗

祭王行敏文

於乎鄉邦近俗葢靡少不事長而悖慢弗恭富不恤貧而貪噬無已凡耆艾之尊道德之師坐視恬漠嘿無一辭仁歟義歟胡寧忍兹於乎稼軒仁者之勇令而云亡寧不一慟稼軒之言理自心出惟正是好惟邪是嫉不以私比不為勢屈仗義持公徑情直發鄉有稼軒尚畏

公義自今則無薄俗則肆稼軒之行有孝有弟稼軒之才足與為治而寧韜卷弗奮以仕蘭塘之幽有田有廬詩書與居耕耨為徒不涉榮辱豈識憂虞春秋六十脩然全歸在世無怍沒奚憾為某等契好素深睽離則久聞訃驚愴永絶來覿寓辭致哀奠此杯酒尚饗

祭王原采文

維正統六年歲在辛酉九月甲午朔越十有六日己酉廬陵楊士奇敬遣清酌庶羞致祭於故翰林脩撰靜學

先生王公原采之墓於乎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遥致觴奠神乎其歆

祭兄嫂康孺人文

維年月日某甲子具官某謹遣長子稷以柔毛剛鬛清酌之儀致祭於從兄嫂康氏孺人之靈而言曰嗚呼孺人之賢有德有儀自歸吾兄雍睦以祇事長字幼外內

咸宜惟兄與嫂植家艱劬爰始來居理荒薙蕪有田有廬化瘠為腴子孫曁曾一堂歡聚吾兄春秋八十有五孺人令同諸福皆具嗚呼我母謝世兄與嫂尊兄之篤我貧賤弟昆兄亡仰嫂如兄之存自我别家歷四十春比歲始歸歸僅四旬拜違三歲訃音遽聞嗚呼兄嫂俱逝家無老長往事疇訓後生何仰寄奠此觴庶其來饗

代老妻祭梁學録妻嚴氏文

維年月日夫人郭氏特遣姪羅昇男揚導以清酌庶羞

致祭於孺人嚴氏顒娘之靈曰嗚呼孺人館閣校勘之
裔國子學正之孫親藩紀善之冢婦學錄叔莊之令嬪
資稟之淑蹈履之循隆孝敬於下堂敦雍睦於族姻謂
宜永齡福祉尚殷何其就祿橋門甫及一旬遽焉嬰疾
遂殞厥身琛嚴暨楊累葉故親方幸茲之來集曷幽明
之遽分聞訃驚愕感悼酸辛陳詞致奠聞乎不聞嗚呼
尚饗

祝文

告先師心吾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外從孫具官楊士奇謹遣外姪孫陳清昭告於先師外伯祖心吾先生母舅孔碩先生及弟孟潔庶吉士曰士奇不天幼罹孤苦仰賴先生恩訓庶用有成中心藏之沒齒不昧姪年嘗許以女其妻長孫昱深契所願而年蚤世未及定盟陳楊婚姻連續累代矧在師門又重母黨百年之好敢忘敬承爰循年志盟定今日伏惟明靈俯鑒祐之謹告

告先祠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四月乙卯朔越六日庚申孝孫具官某敢昭告於先祖考妣之靈曰惟我伯祖公辰府君實我先考諭德府君之所從出主伯祖之祀者自我伯父知事府君至我兄仲殷先生雖有承繼匪得其人某泝惟源本夙夜憂勤茲者仰賴祖考積德今年二月十四日生第二子名之曰种敬以為兄仲殷後上承我伯祖府君之祀傳系無窮謹用祭告伏惟尊靈永佑相

之

北京賜第遷神主祝文

維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二月丙申朔二十有二日丁巳孝男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昭告於先考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府君尊靈先妣夫人尊靈曰士奇不孝奉祀之室弗底於嚴神用靡寧惕焉為懼茲循禮典外寢之東祇潔几筵是日之良恭遷神主伏惟尊靈永妥於斯以享以佑庇我後人仍以亡妻夫人

嚴氏祔先妣夫人之下謹告

初歸祭告家廟祝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三月己酉朔越十三日辛酉孝玄孫具官士奇敢昭告於高曾祖考妣尊靈曰小子不淑仰荷祖考積德累仁慶澤遐被叨禄於朝三十九年無補於時受恩慚悚今年七十有五陳乞致事皇上大德俯念舊人不忍捐棄特勑還鄉展墓仍前共職茲者恭謁先祠追遠之誠不勝感愴敢以潔牲粢盛醴齊祇

脩明薦以諸伯叔祖伯叔祖母伯叔伯叔母曁凡祔食

尚饗

辭廟祝文

維年月日孝玄孫具官士奇敢昭告於高曾祖考妣尊靈曰欽奉上命歸展先墓恭已畢事弗敢滯淹茲當北旋明日啟行心念逺違不勝悲愴伏惟尊靈永篤庇佑俾全忠孝庶幾無忝敬伸祭告伏惟鑒之謹告

焚黄告廟祝文

維正統七年歲次壬戌十月闕朔十一日闕孝曾孫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謹昭告於三代考妣尊靈曰士奇才鮮德薄仰荷列聖洪恩擢置近侍踰四十年位崇禄厚皆本於先祖考妣積德垂慶之所被及今者復蒙皇上大恩親賜誥命仍賜誥加贈曾祖祖考皆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大學士皆如故特恩追贈伯祖辰齋府君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伯祖妣嚴氏夫

人曾祖妣祖妣先妣及亡妻令繼室郭氏皆復賜夫人誥命光榮之重倍萬恒品恭惟尊靈歆兹天寵永賁無極重念士竒今年七十有八義未得退而益就耗惛伏惟尊慈昭垂庇佑俾予小子無蹈愆過庶幾克終為臣之分以不忝先世謹告

廖氏婦旌節門代奕孫告廟文

維正統七年歲次壬戌月日孝玄孫奕敢昭告於高曾考妣先祖先考尊靈曰奕不孝不天生甫再期弟奥甫

期慈父棄背零丁孤苦仰賴祖父祖母暨母廖氏撫育
教訓踰三十年惟母廖氏志操堅貞同於金石有司上
聞欽蒙皇恩特賜旌表今日之吉樹表於門感恩懽愉
倍萬恒品皆由祖考積慶敷遺用克臻兹謹用祭告伏
惟鑒佑謹告

東里續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徐秉文

東里續集卷四十七

明 楊士奇 撰

書啟 手簡

與朱與言書

某來承政務之暇鈞候起處多福良慰懐思且具道足下所以愛厚之意尤非尋常面交苟為從吏者所可跂及銘感尤深但所怪自北而南者籍籍譽道某人有輔翼之功某人有薦引之德某善政出某人某善令出某

人而都無片語及僕若欲勉進於僕者甚善甚善當敬佩服僕素闇劣學術智識一無可取其不能分毫有益於時者僕誠自知不待人言彼言者之不見及亦僕實事不足怪不足怪但人之流言智者察焉今皇上仁聖大德日新兩宮聖人體天之心行天之道以覆育天下過於漢明德宋宣仁遠矣故凡令一切仁施義舉皆出於上雖政事之臣一不過奉行朝命而已况僕之闇劣又非處政事之地其能有所效乎而亦匪獨僕為然矣

如必曰某事某人之功某事某人之德孔子云吾誰欺欺天乎欺天而竊天之功不有陽責必有陰誅吾為之懔懔懼矣若彼媚竈小人傳虛張妄獲罪於天誅責又當甚焉其不我及誠我之幸然彼妄愚譬之矇瞽倀倀寘行亦可憫惻古謂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于君爾乃順之於外曰我君之德此臣職之當然也王文正韓忠獻薦人未甞自言人莫之知王沂公為相范文正曰明揚士類在公獨少沂公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歐陽文

忠以為名言書之簡册此皆大臣君子實有其事尚推而弗居况實無之而敢竊冐哉此妄愚之人所可憫惻者也僕之實無天日臨鑒不敢自欺顧残疾之軀今年七十有二無裨於世而尚玷班行不圖引退夙夜自思深用愧赧但以躬受三朝厚恩今皇上新嗣大寶念其舊人撫存加厚故未敢即言退者大義之所係也然久病且衰亦終不能少效分寸豈敢久孤寵禄且區區此心已非一日宣德九年僕時六十有九嘗豫陳致仕之

情先帝笑曰未可遽言致仕朕來春還南京亦命卿鄉里一行時竊幸喜謂賜歸有漸退即豫作歸田詞四首今錄奉觀之亦可知其素志也感足下厚意不覺煩聒惟心照小兒旦夕遣歸先墓事尤乞指教不具

與仲亨兄書

奂來辱惠書兼審高年納福之勝慰悅無限某雖幸苟安但老景侵廹日甚一日而欲退未能耳茲因奂歸顓有奉讀陳年存日與稷契厚其第二女子許配長孫旦

未定盟而年即世惟陳楊世婚姻家而某受外氏恩甚厚今不敢以沒存異心欲昭告海桑先生孔碩先生而定盟言尊兄陳氏宗老又楊氏親戚之長煩與年之子一言而主張之祝文及薄資以具祭告之儀者皆附奐納上千萬留意侍教未期惟善保以迓壽福

與蕭孟康書

僕初歸承過訪昨經仙里又辱力疾出迓於道愛厚之私感刻感刻顓此奉謝且有瀆事寒家先墓一所在四

十六都梅塘之上其地舊名楊家山至今土人稱其處為楊家地下蓋宋咸淳七年所瘞也有石刻表識具存僕四十年前屢陪寒宗老長展省周歷此山先塋前後悉無附瘞者昨日重造墓下則見迫近墓之兩旁不遠尺許皆有新墓其左則不肖子孫曰表曰褒者瘞其父之望巳責褒遷厝矣其右則詢諸墓隣知為令先君鵬舉先生之藏即敬下拜既而竊嘆先生之存也恒愛我以君子之道令其沒也我不能以君子之道報之俛默

愧汗弗能已矣葢又竊聞初非其家之欲然也大抵惑於俗巫邪說而為富貴利達之謀夫鵬舉先生之家其富貴利達所自有者葢其積善累仁相承德義非一世矣天道固應厚報之也何待地理哉如必曰地理能富貴利達人則楊曾余廖之子孫皆為侯為王皆富過晉楚矣此其最足徵也又聞墳近老者云數有相地人過此盤旋審視而與人言惟古墓一穴合塟法兩旁新附者皆乖戾其中也不勝弊矣僕昨目睹褒所發其父之

藏為水蟻叢蝕其棺且盡其遺骸又有不忍言者然則鵬舉先生之藏其吉與否亦可推見孝子慈孫獨能不動於心乎僕於使府丞累世交契之厚且比年加有重姻疊婭之好或者有謂僕於斯事可以不問夫先祖之藏數百年至此一旦阨於侵廹而不寧為其後者目擊不問天地鬼神臨之在上不孝之罪孰大焉况鵬舉先生平素清介之操明於玉雪一毫非義不取也一毫非理不處也没而有靈其不能安於此必也此固孝子慈

孫之心所宜仰體也蓋區區之誠内為先祖謀外亦為

鵬舉先生慮臨楮不勝惓惓切希鑒在垂示答焉不具

與蕭季廣書

僕於名門託交令伯運副公及令尊府皆以君子之道

相厚中心存之迨今不忘昨日見賢昆仲猶見令尊府

伯仲也豈勝感懐但梅塘先墓之側運副公之藏於先

祖有甚不安者亦知運副公豈能安乎豈獨楊氏之

子孫之不能槩於中蓋墳隣之老親見其事者亦相與

竊議於傍而嘆楊氏子孫之不能正也季廣於孟康至親兄弟豈當坐視不仗義一言使運副公與吾祖皆得安於地下兩家子孫皆得蒙福季廣之陰德厚矣片楮草草惟季廣念之不具

再與蕭孟康書

前書之瀆誠出中情所不獲已惟是祖宗一念之重非有他也幸甚不罪惟此墳之祖西昌一縣楊氏同宗者非獨僕一派之祖也千萬垂念且昨聞之墳隣之老者

言屢有相地者過之盤旋審視而與人言惟中舊墳合古葬法其左右兩墳新附者皆乖盭無益有損所言人人皆同昨日僕目睹之望之藏胳合斯人之言矣令先公之藏又安知其不合斯人之言乎則僕之言固内為先祖亦外為令先公慮也因侯車行再此致瀆

與李昌祺書

奉别極久懐仰彌積緬惟致政以來燕處髙閑靈臺明淨神相多吉大江之西一人瑞也視僕僕焉衰朽之軀

馳驅塵俗而不得息者霄壤懸絶豈非清閒之福天固不輕以畀人哉小兒來承不鄙棄賜之高文重以善誨感刻感刻茲因太守陳君行專此奉謝兼有瑣瀆兒曹近日收集鄙文數篇區區妄意欲干閣下一序冠於卷首以示後之子孫計四十年斯文交契之深必所不靳誠得數語增重於端尤深感厚胥晤未期千萬若時加愛不具

示梁壻叔濟書

自鄉邑來者具悉賢夫婦父子清安甚慰老懷但兩歲失館則非所望於叔濟也古稱教學有三益不館則廢三益矣四民皆有一業士不館則無業矣諺有恒言家有千緡不若一日進一文計叔濟之資産未必充歲給也雖日進可也如曰比來無好事東家徒館無益吾嘗聞前輩言先待制壯年時館於後莊羅宅歲得穀五十石而已館其家七八年始往贛州館謝氏塾又數年乃入仕葢先賢皆如此近來為士者不務自進其學而意

氣自滿與人相處不能謙和忍耐一語不合抱忿徑去不顧以此往往不終一歲之淹大抵有學有德者必不爲此而爲此者率皆無實學負虛氣之人也叔濟戒之戒之近得兗州書浩然不平之氣吾始不能不疑然內詢於家人外詢於親戚鄉里之在此者皆云叔濟無此事叔濟素非如此等人吾意已釋然此書不可不一示叔濟有則改之無則更加恭謹以全賢叔姪親愛之意也池州黃令之舉實自我尼之時以叔濟之學未堪此

職恐致人輕侮無益有損故也又以池州荒寂之鄉雖有學不可居不若布衣教鄉館有益且樂也此實老人忠愛之心期足下遠大非有他也是時兗州來此崇高已被收未嘗相見亦未嘗一識黄令叔濟如不能釋於心只可以罪老夫不可歸怨賢叔也繼自今老夫亦不敢妄有尺𡻕致意組娘老夫愛子之心一也别無他意但望兒女皆為好人貧富不必計較也賢夫婦居家和輯兄弟娣姒教子讀書敬老慈幼好待臧獲切不可偏

聽一人之言以傷至親之情也

與蔣吾望書

託好慶門數年親親之誼屬以道遠未遑面叙用切耿耿辰下秋清緬維養高林泉有相之道尊候動履多福某叨庇如常但國恩深厚不能有分寸裨益而老病日加寢食懷愧他皆無足為道承索令先處士君墓文草率塞責專用奉納甚愧皋綏也今遣小女隨令嗣歸某雖竊祿於時然貧素之家無改故常以是資裝百罔一

備世德之門必不為誚但小女託在名家全仗親家母夫人訓教使之成立不忝盛宗其與有榮焉敬此以達下情伏希照亮胥晤未期惟若時善調茂膺壽福不具

與南浦禪師書

日昨惠訪兼辱清供屬以在公弗及延接感愧感愧發覩新刻蒲菴集尤感用心此老於前輩詩僧中才華豐腴天機精熟有冠冕珮玉之風序所謂出於千百人之上蓋格論也斯文士夫多所喜玩南浦師能使之有傳

比於建一禪刹造一津梁功德不減矣恨老疾目昏不能詳閱聊為正誤數字奉去改刻之後便可印行曾約題數語於後三二日藁成即送納也

為蕭子冲賀尹彥璟啟

玆審久㦲冠豸新煮翕烏皂金榜焜煌四海仰文章之貴玉堂清切九重知述作之才入臺府而百辟霜寒擁軺車則八閩山動又輟紀綱之任遠膺師帥之行固然驥足非百里可淹或者鵬摶假六月而息升堂拜家慶豔

繡衣緑服之光下車入里門行白髮蒼顔之後朞叨聯姻好與有光榮葢龍洲二百歳復見此人亦螢牕三十年以至今日大官大邑諒何小於鄭僑為下為民剏習聞於伊尹非儀為賀茹納是祈

蔄金諭徳卻冠賔禮幣

恭以維其吉矣肇稱冠子之儀非曰能之猥受戒賔之命慶三加之具舉辱雙幣之寵頒成章燦爛於雲霞兼味騈蕃於籩豆存羊愛禮固知明達之心反璧受飡已

拜寵厚之意斯惟中懇尚冀俯從

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靜學塋所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卒於廣德州就瘞於彼未知在寺中在觀中住但聞臨卒時囑所下處姓潘師兄為瘞之近祠山上下今煩詢問其墓

與楊仲舉手簡

闕

詩將獻存誠然營中諸子無有知其家者今姑送仲

舉兄處鄧兄送來過便連下本達之不則僕朔日自來送也別後次日覲蔣家新墳得暑疾雖服藥少减至今纏腹痛無半時寧息也苦欝可量而猶與人作三詩亦勉强自排耳

蔡兄聞已遷館數日又風雨不止計彼此皆岑寂矣如何城中况味亦不外此承教歐蘇書簡啟沃甚多惜不得心緒一熟讀為久耳謹用歸璧敝東問生麝求分少許作藥用貫直就納去如欲自用則不敢固必也更告

索和詩來消遣客慮不吝不吝

今日蔡兄相過知無暇不曾同來却甚懸渴前日托惟

憲去說拈炷之事如何垂教為幸昨會羅舍亦同此意

計必徹聽矣今送書法二册來并官歴一本倘見長老

便乞分付

存誠索書破題蓋不事此者將十年健忘之餘又比來

連無雅懷强記數道塞白耳老兄有暇不嫌亦錄一本

如何二兄托在知已更欲記憶數道書奉緬思復有不

可者其說具於簡首雖然鄙俚腐陋之言終不敢為知己隱也老兄固不待贅但乞屬鄧兄閟之不令貽笑於人至叩至叩別後計二兄皆有新作有便無惜附教

承寄杜詩悉得及先世遺翰皆拜賜矣佳作尤明白雅正惜乎無好懷抱詳悉讀也姑留此俟有閒日時也後有便卻用歸璧明日晴雨不可必但晴則欲去蔣宅就轉謝君瑀蓋近日又承杜訪也而舊路不復得記憶老兄有暇能垂引否有暇即早食後在蔣宅專候如雨姑

止待别日也即欲執手相共行尋尺許而阻絶艱得若此况其他哉臨楮益增耿耿

易上經詩傳童蒙須知俱納上再求假下經易對點舊時四書破題數道舛謬為甚亦望發來改正更望發白鹿紙三張來暇日欲出求表帖如何出時還得景中凡一接引為幸

别後吉語洊至遂弭杞人之憂且又放意作江湖數時詩客也風雅翼望發來便裝補註煩轉達存誠乞賦清

隱詩一二日送卷子來

兩日受傭為人墾闢荒地計老兄亦同此困力也便欲一見相勞苦而司閫戒嚴如限蓬弱夫時景俱若此異鄉孤處情當柰何今專人取卧鋪及衣靴及要白紙四幅去二蔣處并假詩傳二冊來對點均望付下旦晚易義四書義有作不惜垂教何時晚暇能見過當作一詐衷曲至望至望

夜來望火勢如不大相遠者左右曾無涉驚否火發端

在甚處度䧢褐者必多存誠諸兄家皆安好如何昨日

荷枉顧被酒不遂聽教惶恐惶恐託景中兄鈔書聞多

事無暇也望轉造擲回常筆就乞賜兩枝幸不恠其無

厭也鈔再望付五伯與來人為買紙之用暇日在萁成

兄處相待訪君瑀當能來否

連日汩汩苦他務昨晩方得手鈔王大尹文字方見説

理性甚精為文又甚有法度反覆數四如啜好茗愈久

味愈出也𦒿孤悶悶不覺豁然何時晤對相與共樂誦

之幸在此處遭遇一哲匠如此而匆匆又將東西散去竟不獲一聞規矩繩墨之萬一豈造化者果於棄吾輩於蚩蚩昏塞之地而不復使之開明耶念此又重惘然比來見公啟昆玉否去期如何黎子誠動定必相聞兩日甚念之千萬批示袁湖官送魚就以轉奉客中誠無所用也出城且未有期

東里續集卷四十七

東里續集卷四十八

明 楊士奇 撰

録

先世遺事録

士奇少侍先生長者數聞説先待制事雖一言一行在碑誌傳述所不必録而後世子孫所宜知者皆謹記之得數條名先世遺事録而從祖父兄之行未有為之傳述者敬撮所

知之槩附于下方

先待制公八九歲學於山東王氏王氏之長者愛之遇之輙有所問一日於門外沿上散步公自門内見而避之長者執其手問曰人從門内閃公應聲對云公向水邊沿時其家有客聞公所對嘆賞不已客方作暮春詩遂屬公和和其寒字一聯云數聲啼鳥千山曉一片飛花滿地寒名譽遂起公初赴鄉試時與郡四十八人偕行南昌有術者視人所書字論休咎多奇中四十九人

各書其名求決捷否四十八人者皆無取獨視公所書
曰必捷衆問所以然曰日下有京師之行矣已而果中
餘皆被黜公未仕時館授贛東山謝氏延祐初詔行科
舉公將起應詔館人止之曰此科宋老師宿儒多在且
聞江西十郡以名上者幾二千人而額數僅取二十二
盍姑遲之公笑而不應館人毋戒之曰吾觀先生言動
皆貴人相不可尼遂厚贐以行館人親送至郡城登舟
道經江東石固王廟請於公曰此神靈感吾為先生求

決前程得鐵不答所問其末句云白馬渡江秋日暮虎頭城裏看嵯峨是秋公中鄉試明年春登第授會昌州判過家遣人豫報館人八月之官至贛城晚出建春門館人乘白馬來候過浮橋邂逅馬遂同還城中宿嵯峨寺始悟江東王鐵所云而信事出於前定也海桑陳先生少從公游嘗問曰外人率議公為政太執著公曰爲政自須執著但當於道理人情見得明白方可公以四品朝官服金紫退休于家然極貧諸孫率出教授以助

歲計而猶不足里中有致政家居者其官位在公下而
貲產充溢買田跨數縣頗爲識者所議有村民常往還
二家者問曰公官高而貧某官卑而富何也公曰天道
公平貴者減富富者減貴忠厚不矜如此公致仕家居
時爵位在州里爲第一其故人門生位通顯南北往還
過太和禮公之廬者日繼踵州郡尤隆敬禮然公謙虛
未嘗以此加於宗族鄉黨接族姻必謹其分不踰洽比
鄰曲時節往還會勞無間貴賤貧富俯盡其意必周少

時所嘗押嬉者雖賤遇之如故或時相共記憶往事談噱以爲樂後生俊秀有志於學極力奬進之終日誨之不倦洪武中劉槎翁先生以尚書致政歸一如此嘗語士奇曰吾少及見汝家吟窻先生致仕居鄉里故吾今所行不敢以異也伯祖安吾府君少孤嶷然有立志旦出治生事暮歸力於學問愈久愈勵遂以儒術發身而家益饒裕伯祖觀山府君若志博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清脩篤行人敬憚之從伯彦初孝友忠信而天資絕出

好學不倦詞藻贍麗其前輩皆推重焉從叔子實倜儻負氣義有治材洪武初袁州守辟從事贊畫多所裨益郡人愛之季父子超為人表裏一致安貧守義不妄取予喜為詩文工大字名其所居齋曰蠹書云從兄伯威待制公曽孫公卒踰月始生實嫡長天資温厚孝友根於其性從兄仲殷質直骯髒寡交游家貧自力於衣食於兄弟宗姻愉愉然能相邮也

慈訓録

余生歲餘父喪賴先母夫人教育用克知其先世而務於學然少時甚貧養恒不給迨仕有禄先夫人棄背矣傷痛深鉅如何可言凡童幼所受慈教未嘗忘也今余七十有四待盡朝夕恐死即先訓泯沒故述其槩為慈訓録以示子孫使知吾起孤貧以克不墜其先者有所自也先母夫人陳氏諱元貞字開年十六歸先公二十九先公沒洪武戊寅六月十三日先夫人沒春秋六十永樂中贈宜人洪熙進夫人常言吾幼從父兄學又日

閒兄弟相講論故吾於書粗知大義云余五歲先夫人
教之讀書日必令識五六字有程先夫人於孝經大學
語孟皆能誦說古今事多記覽其好惡公正余七八歲
頗有知恒告以先世事曰汝無父當謹識勿忘余嘗得
先祖先考片文隻字歸先夫人識之曰此手筆也必為
整齊珍襲曰汝不識祖父見此即見祖父矣宜寶重之
余從心吾先生讀書僧寺閒與僧童之同學者至家先
夫人怒曰寡婦之子乃與僧同侶乎取杖將笞之跽謝

不敢復乃免又嘗偕同學市兒至家先夫人怒形於色曰汝習墮下流使人指點曰此兒無父又無好毋汝獨不思乎余或晚出必戒之速歸蓋先夫人於家每日將夕前後門戶皆親視扃鑰畢然後入室以息常誨余曰吾為女子時親見祖毋倪夫人治家如此況吾今寡居乎余嘗夜讀先夫人從旁訓之曰吾初歸汝家見汝父晝夜不輟者四書諸經餘力則玩子史汝今宜專事經傳未可汎閱枉費日力又曰讀書必究義理義理不通

雖熟何用又屢飭之曰汝幼孤幸有母汝若不學即我不能毋汝不能子矣又嘗勵余曰汝父孝行上通神明惜年不永如天不絶善人汝必將有立若早不務學何以承藉余每自外歸必問今日親近誰歟聞侍正人君子則喜或庸常人即曰此何益於汝曷若閉門讀書自有益也又訓余曰近正人君子如行晴天暖日之下自然心目光明四體融暢近庸人俗夫譬如行風埃昏霧中非但無所見且有霑汙矣余少時井汲杵臼之事皆

親執事竟輒讀書先夫人目之喜且教之曰人居世未必長貧賤亦未必長富貴但貧賤入富貴非讀書未易得也先夫人每教余力學熟記精究余嘗著論辯議古人先夫人覽之曰諺恒言未學行不可學走汝違此戒豈不聞讀書未到康成地不敢言譚議漢儒汝今見得古人幾分敢肆妄誕立取其槁火之曰且去積學嘗問曾祖事曰吾及見歐陽圭齋作墓碑兵亂此文失之吾獨記其銘詩遂口授余令筆之凡二百五十字後得元

文校之不一字誤又口授先祖考詩數十首令筆之曰
吾嘗見汝父手録故能識之自是因之以傳余嘗問甚
祖既追封郡伯曾祖墓碑何以不書先夫人曰吾初歸
楊氏見墓碑即以此質於胡夫人夫人曰待制公没踰
年郡伯之命始下碑蓋作於命下之先故也余嘗問祖
母事曰孺子所當知汝父本嚴夫人生為胡夫人子兩
夫人相親愛雖同産姊妹或不及嚴夫人孀居資薄凡
汝父授徒所得胡夫人必多送嚴夫人所曰姒寡居也

有一味之甘兩夫人必共之胡夫人治家禮法秩秩諸姪及婦敬之如嚴師戴之如慈毋又曰汝父同居兄弟六人極相愛敬吾妯娌六人相親睦亦然時親族中皆不及汝兄弟後來能繼承亦見不忝嘗口授三代考妣忌日使筆之曰汝父及是日必祭故吾能悉之令楊氏先世忌日兵後有録實先夫人所授也凡先世事諸叔及兄不能悉者皆質諸先夫人云歳遇先忌日貧不能具祭必命焚香祇拜獻蔬食曰禮不能備誠可格不可

闕也余少雖貧未甞敢於人校利或推以遜人先夫人
聞之喜諭之曰汝初生術者語汝父曰兒後當食禄即
其言驗尤應推利及人又甞飭余曰自我歸汝家耳聞
目見楊氏仕者皆以儒術進皆秉廉潔從來無以贓敗
者雖家貧而譽好汝曹勿墜也余甞問伯叔諸姑中孰
其貌肖吾父先夫人曰莫甚肖於陳氏姑汝父長姑二
年容色語笑悉類孝敬仁厚亦類汝拜姑即拜父矣余
或久不見姑輙命詣焉曰汝不識父其又可疏一日陳

仲述見過先夫人顧余曰我猶及侍陳氏老姑即渠祖
母待制公五男一女老姑最長公沒後楊氏一門内外
敬事老姑如母惟其教之聽莫敢違其備盛德族姻無
與並者今其子孫獨盛信知有德者必有後於外家獨
與孔碩舅羅孺人最厚嘗語余曰陳氏此一輩女德無
能企之蓋孝敬德備其福亦當獨厚汝但識吾言後羅
孺人享祿養至八十終親戚有為椽曹傭書致裕者素
重余而憫余貧一日遣其妻請於先夫人欲偕余就傭

月可得白金三兩先夫人謝之曰貧儒家常事豈可使稺子役志於此以忝祖宗其妻慚而退先夫人勵余曰人以此待汝何可不自卓立舅氏之子爲吏先夫人戒余曰汝其絶之行見其敗無幾果然每諭余曰為吏者壞心術故當遠也惟先夫人平居隨事示教皆有至理今余耄惛不能悉記此特録其十三四以前所聞之槩嗚呼痛哉

賜居録

永樂七年以疾在告儲君遣內侍賜醫藥內侍還啓其所居庳陋湫隘髙廣不踰尋他日諭某曰曷不擇髙明者更之對曰臣居是八年既安之且臣家口稱是無庸更也曰必爲爾更之踰月賜宅於東華門之外樓居十楹皆新繕治閭爽瀏深既拜賜矣竊問諸隣比故誰所居曰起衛卒五家以成此宅然則令五家者何向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歎曰豈當以一人故而令十家無所容白其事於儲君請辭宅不聽曰臣為宮臣所願殷

下得四海心豈當以臣失十家之心且臣受此宅將必有臣倖求易宅者是臣作俑矣固辭乃聽復舊衆既服其約而後之求易宅者皆得罪乃始慚悔

北京紀行録

永樂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晚百戶鹿榮齎勅至九月初一日尚書蹇公右坊黄學士宗豫司經金正字公素及余皆解職初二日鹿百戶宗豫北行初三日令旨差百戶商寛送蹇公公素及余三人初四日晴凌晨出江東

門登舟濟川衛楊經歷蹇姻家留小酌致贐午過江東驛晚過龍江夜宿青山甫未至儀真三十里初五日晴早至儀真過壩晚過揚州夜半過邵伯初六日早晴天明至高郵午過界首便風雷雨遽霽夜過寶應縣初七日晴早至淮安午過清江閘度淮夜宿清河縣初八日晴午後至桃源縣蹇公病請醫託驛丞附口信回南京晚得宗豫報在對岸有管送者不得相即相望悵然夜宿桃源初九日晴便風早過古城驛午過宿遷縣蹇公請醫夜過

宿遷三十里宿初十日早陰便風早過直河始買鮮魚午微雨晚至邳州蹇公請醫夜宿邳州雨不止沂河至此合流十一日早微雨午過新安驛未十里大風雨不可行遂止夜晴十二日晴食後至呂梁即房村驛過洪夜至徐州月明遂過洪十三日晴午後過夾溝晚過馬指揮寄家書十四日晴早至沛縣劉教諭仲鏵來會幷饋牲醴因托附書回南京午後過沙河驛閘宗豫是日早先過十五日晴過魯橋驛十六日晴早至濟寧蹇公請醫午過歸

夜宿土溝十七日晴午過開河驛蹇公始勿藥邀余及公素登岸步行顧望山川清麗原田曠衍廬舍遠近林木遮映欝然可愛便共邐迤行十餘里乃還舟公欣然命具酒饌蓋自過維揚輒病廢飲惟日戒觴豆饌余兩人而卧督勸之或時强起則與余對奕數枰已復就枕至是商百戶亦來四人相與痛飲極量而罷夜至安山驛行在差散騎舍人劉禍齎勑命尚書蹇義回南京先至驛中蹇公赴驛受命是夜族祖東平郡守李琛入舟

見問十八日晴早族祖以其僚及學正王某等皆來會且致贐午余與公素附載廬陵水東人舟北行蹇公品分酒米諸物送余兩人族祖置酒舟中飲罷遂別諸公離安山三十里夜宿十九日晴便風早至章秋（其南五里濟寧水與黃河支流合）食後過荊門驛午至東昌夜宿青陽驛廿日晴早至臨清食後過牐入衛河便風午過渡口驛晚過武城縣夜宿甲馬營廿一日晴午過固城晚宿德州廿二日晴凌晨過舜園驛便風午過連窩驛午後過東光

縣晚過新橋驛十里宿廿三日陰早過磚河驛十里許阻風午發至長蘆夜宿微雨廿四日早微雨雞鳴過興濟早過革縣食後晴過流河驛晚過靜海縣夜宿楊柳青驛廿五日晴早至直沽買鮮魚商百戸饋大蟹八十枚食後會宗豫煮魚蟹共酌遂與宗豫公素步至引兒灣會劉泰員外柯景林主事邀余三人登舟煮茶食蟹余與宗豫雙陸公素賦詩夜至楊村驛余舟不至三人皆宿劉柯舟中廿六日晴早與宗豫劉柯別會鄉人李

子俊邀余及公素商百户草酌食後余舟至遂發楊村夜過蔡村二十里宿廿七日晴午至河西務余與商百户先五里步行訪務耕會宗慶遂同酌遣人候公素不至舟縁北岸徑去適遇邑人周資善託附口信報家兄酌罷務耕宗慶送余十里登舟夜過河西三十里宿廿八日晴早過王家店五里舟人以事阻晚始發夜宿扳罾口廿九日晴早至蕭家林數日來河路屈曲舟中困卧悶悶食後便自蕭家林徒步向和合驛中道阻水寨

裳涉葦荻中泥潦沒膝踰里所始得平地皂隷高譙從旁竊歎動不若靜余甚愧之亭午至和合驛飲商百戶舟中午後余舟至遂發三十日晴亭午至張家灣買車閏十月初一日晴會前工部員外郎厲肅主事王宗學始得車午發至花園店夜宿初二日晴食後至文明門入城赴鴻臚寺報名初三日晴早入見余奉恩旨釋免公素送錦衣衛是日午上御棕殿名臣士奇至榻前天顏穆霽聖訓諄懇臣士奇恭謝稽首時禮部尚書呂震翰

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皆在晚遂同退余赴鴻臚寺報名翰林諸公來會初四日晴早入謝恩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及十二道監察御史交章劾奏余罪宜正國典不可以獨宥被收十月廿五日錦衣衛都指揮紀綱傳奉恩旨釋免復職還南京赴鴻臚寺報名廿六日晴早謝恩是日翰林中書監學及同鄉諸公皆來會午赴鴻臚寺報名廿七日晴早陛辭退翰林中書監學及同鄉諸公來別食後勉仁用之行儉振舒送至

文明門外學夔追送十里遂與王邦彦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諫同行晚宿花園店廿八日晴早至張家灣買舟食後暴風不止河氷合遂舍舟遣從者復入城買脚力十一月初一日晴暴風稍止初二日晴是日冬至余四人望闕行告天祝壽禮退飲主人所羝(牴)羴(羶)從者以脚力至初三日晴食後啓行夜宿花園店初四日早過彰義門午過盧溝橋夜宿長陽鋪未至良鄉縣十里初五日晴雞鳴過良鄉早食琉璃河食後同王司直張司諫飲于

前長清縣丞張忠家(王舊同官)遂會湖廣僉憲王霖飲罷與王僉憲同行晚至涿州城北道傍讀歐陽圭齋所製歷代名賢碑遂同王司直張司諫飲王僉憲所夜宿涿州初六日晴午後至新城縣遇前御史馬楫邀余四人飲其家夜宿新城初七日晴晚至雄縣趙令來訪(王同鄉)饋酒肴蒭豆初八日晴早發雄縣出城南道賙阻水舟行廿里始得陸午過莫州夜宿任丘縣初九日晴過任丘廿里遇河間守王宗海遣從者送余四人赴河間就邸

舍時聞戒故也晚至河間王之子饋牲酒芻豆李驛丞亦饋酒饌遂留同飲初十日晴晚至獻縣十一日晴雞鳴過單家橋晚至阜城縣十二日晴午至景州遇春坊故吏劉政及前大理評事周禮買酒酌余四人繼會前給事中李琦進士吕文質李買酒邀余四人及吕酌其家酌罷送吕還景福屯因指示余周亞夫塚及董莊仲舒居處是夜劉政留伴余宿十三日晴劉政送余行五里始別午至德州遇隆平侯沐都指揮馳驛還南京託附家

書夜宿德州十四日晴早王司直先由陸路赴濟寧午與張劉二司諫附載桐廬人舟同載者光祿寺錄事陳遜新興知縣廖康祐桐廬縣丞黎是夜風雪宿舟中十五日陰南風午發德州行三十里宿十六日晴早過固城驛廿里遇舉人冦厚連智畧聞家中消息十七日晴早過甲馬營驛晚過武城縣廿里宿十八日晴食後過渡口驛晚至臨清縣十九日晴早過𢥠尋行敏不遇食後發臨清夜宿清陽驛自德州至此皆南風廿日晴食後過東昌

陳耘御史來會便風遂發未至荆門廿里宿廿一日晴食後過荆門驛遇故人鄧傑初徒步送余十里别晚過章秋三十里宿廿二日晴凌晨過安山驛夜宿開河驛廿三日晴晚至濟寧過㠉遂宿自荆門驛至此皆南風廿四日晴晚北風候王司直不至留書學中遂發濟寧未至魯橋驛十里宿廿五日晴南風早過魯橋夜宿沙河驛廿六日晴早過沛縣未至夾溝三十里夜宿廿七日晴早食過夾溝夜宿徐州廿八日晴早高驛丞來訪饋牲醴薪

炭食後過洪夜宿呂梁廿九日晴午過洪南風行二十餘里夜宿三十日晴早食過新安驛南風行二十餘里夜宿十二月初一日晴早食過邳州沂河流澌盛下晚聞曾本清舟北行追之不及夜宿宿遷縣自魯橋至此皆南風初二日四更北風盛寒早河凍澌冰行至古城九重灘膠淺遂宿是日晴初三日晴河凍益堅晚稍解行五里至崔鎮夜宿黎縣丞先陸行至桃源初四日晴氷堅午遂舍舟買脚力陸行十里夜宿初五日晴早食至桃源縣

前給事中謝朝錫孝感知縣袁仲海盧陵羅用素皆來
會遣從者赴縣告阻凍文書晚飲謝所縣丞簿來訪盧
陵李學秀才在對江亦來會具說小兒動靜初六日晴
早飲袁仲海所會浙江憲僉劉濬食後發桃源晚至清
河縣是夜與廖知縣陳錄事別初七日晴早附淮安人
舟遂發清河晚至淮安初八日晴早附載宿遷人舟遣
從者入城招劉彥達教授及之紀姪來會午發淮安未
至寶應二十里夜宿是夜微雨初九日晴便風早過寶

應縣晚過界首驛夜過高郵遂過邵伯夜半至揚州初十日晴便風早會御史張翼給事中李頻始知王司直於宿遷陸路先行遂發揚州亭午至儀真過壩附載鎮江人舟夜過龍江夜半至江東驛十一日晴早入城赴鴻臚寺報名

西巡扈從紀行録

宣德庚戌十月初九日上親率六師巡邊扈從之臣命公侯伯都督皆行文臣少師蹇義少傅楊士竒楊榮太

子少保金幼孜禮部尚書胡濙工部尚書吳中吏部侍郎鄭誠戶部侍郎吳璽兵部侍郎柴車刑部侍郎施禮都察院副都御史賈諒太常寺卿楊溥姚友直大理寺卿徐初通政司叅議劉帯光禄寺卿郝郁鴻臚寺卿楊善各率其屬行以士奇老疾特命肩輿從行是日早扈從官皆先出德勝門赴王河營候駕午後駕至駐蹕王河初十日楊少傅金少保楊太常及余四更先發赴龍虎臺候駕晚駐蹕龍虎臺上召義士奇榮幼孜溥顧問旣

退復名士奇諭曰前路阨隘車騎膠葛難行今遣長隨內使護衛行士奇叩首謝退抵暮長隨內使黄汜奉旨以校尉二人来一路皆三人者護行往還頼以無虞十一日昧爽度居庸關闗之內凡四十里未刻已度晚駐蹕岔道賜百官酒饌十二日駐蹕岔道賜義士奇榮幼孜溥酒饌復勑光禄賜五人羊酒十三日駐蹕岔道觀獵晚賜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忠勇王金忠清平侯吴成新建伯李玉奉化伯滕定尚書蹇義楊士奇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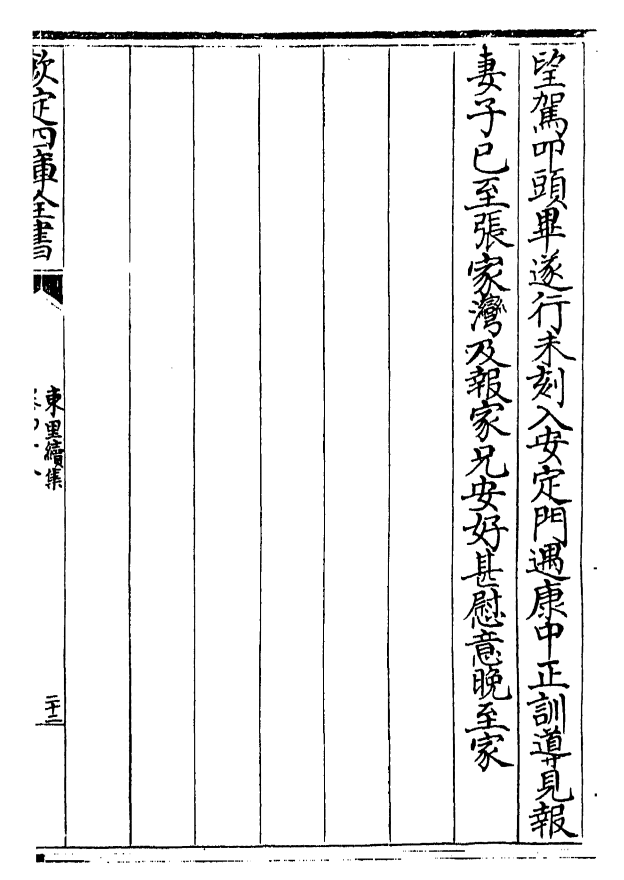
金幼孜胡濙吳中太常卿楊溥酒饌十四日車駕發岔道楊少傅金少保楊太常及余先行五鼓過榆林辰刻過懷來城西五里駐營十五日早過土墓過沙城晚駐營雷家站凡車駕所經關内關外皆豐稔是晚上顧羣臣言之甚喜遂賜酒饌既而名士竒榮加恩命十六日過鷄鳴山辰刻過鷄兒嶺與金少保楊太常入巡檢司在桑乾河上又尋巡檢所居土屋三間高不踰尋廣如之四旁櫼惡司前灘聲㮂吼灘側鋪舍名響水而榛荆

蒙密因思坦行兄平生文學過人直氣浩然不可屈下
徒以病乞身謫死於此為之低徊黯然流涕二公皆坦
行故人亦惻愴興嘆而出是日駐營義河未至宣府十
里所宣府總兵都督譚廣迎謁上褒賚甚厚晚飛員外
送黎甚佳柴侍郎送三力助肩輿十七日賜將士綿衣
袴鞋車駕西出洗馬嶺命榮濙中璽重溥善及欽天監
太醫院官扈從餘皆留宣府余與金少保姚太常寓彌
陀寺蹇鄭諸公寓衛官之家彌陀者元丞相安童創建

已毁近歲總兵譚都督復作之住持薊州人待客甚恭是晚飲姚公所夜余邀二公飲十八日早譚都督来訪盖城中諸官皆送駕至前營始回萬全都司馬都指揮以三衛官皆来見午同金姚二公回訪譚公留飲晚陸英来見鄭侍郎招飲十九日譚公招諸公飲禮甚厚二十日早譚公以寺住持求重脩彌陀寺記許之而卻其禮幣是日作重脩彌陀寺記懷来張都指揮来見晚譚都督來報車駕明日還至宣府東二十里駐營遂促装

二十一日早余同金少保姚太常出宣府城至營楊少傅楊太常先至辰刻駕至晚名榮士奇顧問遂賜二人天鵞二十二日駐蹕雷家站是日天明度雞鳴山與金公同觀山下永寧寺碑寺已毀故址亦不復見碑文歐陽圭齋奉勑譔巙巙學士書字畫皆全文云唐太宗嘗駐蹕於此山下聞雞鳴因以名山云二十三日過懷來東五里駐蹕晚微雪蓋自車駕啓行至歸皆和緩無風如中土八九月宣府菊花粲然可觀其城中人云十月

天氣如此前所未有至是始覺稍寒夜有旨從官前留
宣府者明日皆先度關惟楊士奇及扈從赴洗馬嶺者
隨駕二十四日早楊少傅金少保楊太常及余天明至
岔道是日駐蹕岔道晚有旨從官皆先度關余遂同金
少保先行昏暝度關既度咫尺不辨物色遂迷道二鼓
始達新店從者皆困憊寄宿民家五鼓同金公起行三
十里至玉河天明與金公相失辰刻車駕至余趨避道
傍衆中上遥見遣范太監馳馬賜勞問且命從容歸余



望駕叩頭畢遂行未刻入安定門遇康中正訓導見報妻子已至張家灣及報家兄安好甚慰意晚至家

東里續集卷四十八